

> 小小说

回头

□ 张玉萍

朋友喊我吃晚饭,我欣然应约。

我到的时候,包厢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。其中有个头发乌黑浓密,身材发福,穿圆领红色T恤的年轻男子,很安静地坐在那里。

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,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个男子,也怔怔地看着我。朋友招呼我坐下,并一一为我介绍他的那些朋友。我才知道,除了我之外,他们都是志愿者协会的人。朋友早就想要我加入协会。

我的视线落在红T恤男子身上,我试图在他身上找到我熟悉的标志。男子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,在这群人里是最年轻的。他也时不时看向我,眼里写满困惑。

菜上齐了,大家举起酒杯相互敬酒,互相祝福。年轻男子端酒敬我,他微笑着说:我好像见过你,你让我觉得很亲切。

吃完饭,朋友邀我和年轻男子再去他家坐坐,见时间还早,我同意了。

在路上,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,要我转500元过去。我打开手机银行准备转账的时候,大脑突然一片空白,我记不起我的银行卡密码了。我因为失眠吃安眠药,所以经常会出现断片的情况。年

轻男子见状,就说他有,要我加他的微信。我俩成为微信好友后,他转了500元过来,我非常感激他。

第二天,我想起了银行卡密码,我第一时间转账给年轻男子。年轻男子微信上说:“叔,你是个实在人。”我一直在琢磨为何我对年轻男子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左思右想我都想不起和他有什么渊源。

有一天,我和年轻男子在街上不期而遇。我们都愣住了。随后他走上来直直看着我。我也直直地看着他。看着看着,年轻男子的表情变得难看起来。他动了动嘴唇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一个字也没说。

过了几天,年轻男子微信联系我:“叔,我能和你说说话吗?有些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”我说:“好啊。”

于是,他通过微信说了好多话:“十多年前,我去我姨夫家玩。姨夫有个同学来找我办事。我当时刚满二十岁,中等个,细胳膊细腿,消瘦,脸色苍白,严重营养不良的样子。我主动陪姨夫同学说话。我很善谈,滔滔不绝地陪他聊了几个钟头。最后我要了他的电话。过了一个星期,我找姨夫的同学借两百块钱,说有急事,需要钱。他答应了。赶到我说

的地点把钱给了我。半个月后,我又找他借钱,这次是借三百。我说得了病,不想让家里人担心,一定一定还他。姨夫的同学很信任我,因为我言真意切,态度极为诚恳。只是他没有想到,我会再次找他,而且找到他住的地方来了。”

听到这里,我的心情变得五味杂陈起来,但还是坚持把他说完的话听完了。

他继续说:“姨夫同学见到我,很高兴地把我请进屋。我说和人打架,需要五百块钱解决。这次他犹豫了。我歇斯底里起来,捶胸顿足,指天发誓。也许是想着他的事姨夫还没给音信,说不定还会到姨夫家里去,不答应我怕见到我尴尬,他又把钱借给了我。钱没了,我又去找姨夫的同学,没想到他搬了家。我阴魂不散地到处找他,没找到他的下落。他是个真男人,没把我找他的事告诉姨夫。半年后,我的父亲把我送进戒毒所。我在戒毒所戒掉了毒瘾。出来后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孩。一片痴心感动了女孩,和女孩结了婚。然而结婚没多久,我的毒瘾又犯了。此后,吸毒,戒毒;戒毒,吸毒,反复折腾,我老婆忍无可忍,和我离了。离婚后,我深受打击,内心饱受折磨。我主动进戒毒所戒掉毒瘾,然后

一个人去了外地。一次我偶然路过一个养老院,刚好志愿者在养老院包饺子。听到里面的欢声笑语,我不知不觉被吸引进去了。看到老人眼中的期盼,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看着忙碌的女人,我想起了我的前妻。志愿者每个月去养老院为老人包饺子。我也在那一天去养老院。再后来我加入了志愿者协会。回到县城后,我找了份工作,过着清静踏实的日子。叔,你说我值不值得原谅?”

“他会原谅你的。再说,他也有错,如果不是他想走后门办事就不会遇到你。”我想了想说道。

“叔,有件事我想麻烦你。你能帮我找到姨夫的同学并把钱还给他吗?”

我说:“好。”

年轻男子转了1000元过来,我收下了。我用这1000元买了一套西装和一把心仪的剃须刀。

我就是年轻男子口中的姨夫的同学。十多年不见,我们都发福了,完全变了样貌,我们都是从朋友口中打探出对方来的。

朋友打来电话,问我入不入协会。我一口答应下来。朋友“啧”了一声,很意外。

> 天伦

一味橘皮香,两代岁月长

□ 周雅琪

厨房的窗台上,晾着今年的最后一碟橘皮。橙红褪成赭黄,蜷曲着,像一只只被时光烘干的、薄脆的耳朵。年关的空气里有霜的锋利,可它们静静地卧在白瓷碟里,散发出一种清苦的、固执的香。

母亲从前总在这时做糖渍橘皮。那双终年浸在冷水与油渍里的手,指腹带着薄茧,却灵巧得很。她会将橘皮内里白色的筋络,刮得极干净。那是需要近乎禅定的耐心的。我那时不懂,只觉得那缕苦香是“年”的某种生涩前调。它慢,慢到将整个腊月的黄昏都熬进那一小罐琥珀色的澄明里。橘皮在糖浆中变得透明、温软,苦与甜达成最终的和解。新年的清早,我们总能在热腾腾的年糕上,尝到那一点筋道的、复杂的甜。那是母亲的年,是她以沉默与辛劳,为我们滤去生活粗粝后,留下的、可咀嚼的回甘。

后来,这工作传给了我。站在同样的窗前,刮着橘皮,指尖触碰到那粗糙的纹理,我才触到那“慢”里的深意——那不是闲适,而是一种将自身全然浸入时光的专注。世界在窗外疾驰,股市涨落,新闻更迭,计划表催促着新的行程。可在这里,只有刀尖剥离白色经络时极细微的“沙沙”声,像在清理自己内心那些多余的、苦涩的紊乱。糖浆在锅里鼓起泡泡又破灭,咕嘟咕嘟,煮着的仿佛不是橘皮,而是整整一年积下的、来不及品味的片段。那些匆忙赶路时错过的风景,那些披星戴月时咽下的疲惫,都在这咕嘟

声里,慢慢沉淀。

糖浆的甜香霸道地充盈了整个屋子。我将温软的橘皮捞出,铺在碟中。冷却后,它们会重新变得柔韧,裹上一层晶亮的糖衣。这过程,多像我们这些平凡的妇人,将岁月给予的、带着清苦滋味的日子,以自己的耐心,慢慢熬煮,最终让它们焕发出一种内敛的、温润的光泽。

女儿凑过来,小脑袋蹭着我的胳膊,捡起一片还未完全干透的橘皮,对着光看:“妈妈,它好像一块小小的琥珀。”她轻轻咬了一角,眼睛眯起来:“先有点苦,后来好甜。”

我笑了。她没有说出的后半句,我已懂得。这先苦后甜的滋味,这将寻常之物点化成珍宝的耐心,便是我们所能给予的、最朴素的传承。它无关宏大的教诲,只是一种气息,一种味道,一种存在于指尖与食物之间的、无言的仪式。

新年的阳光此刻正斜斜地照在碟子上。那些橘皮,边缘闪着金亮的微光,仿佛将逝去岁末里最温柔的光线,都凝结在了自身。我拈起一片放入口中,熟悉的、复杂的甜在舌尖缓缓化开。过去一年的风霜,此刻都沉淀为这一抹可供回味的、扎实的甘醇。

窗外的世界正迫不及待地翻开簇新的篇章。阳光变得更加温柔而明亮,轻柔地洒在大地上,给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而我知道,我只需守着这缕自母亲那里继承来的、先苦而后甜的香气,便已握紧了迎接一切新时光的、最温暖而笃定的理由。

> 闲话

走在通往春天的路上

□ 李东华

“小孩,小孩,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外孙女曦宝开心地唱着在幼儿园新学的童谣。我望向窗外,楼下园子里的梅花开了,空气里弥漫着丝丝淡淡的香气。

蜡梅和红梅都开着的日子,春天也在匆匆赶路,这是一年里让人最踏实的时节。

墙角那株老蜡梅,黄澄澄的,走近了瞧,发现花瓣薄得透光,冰碴子还镶在边儿上,摸着却润润的,凉而不寒。

不远处的那株红梅,热热闹闹地开着。太阳刚刚升起,光斜斜地切过花枝,那些红便深深浅浅地洒开,有雀儿飞过,花儿在风里微微颤抖。

蜡梅的那份清冽,红梅的那份暖香,被风一调和,便生出清清甜甜的幽香来。

我漫步至河边,岸边柳条还是光秃秃的,但若凑近细看,会发现那些看似枯瘦的枝条上,已经鼓起了一粒粒极小的苞芽,只待春风来,就会出现千条万条绿丝绦。

河沿边枯黄的草丛里,有几棵荠菜怯生生地探出头来,嫩绿的叶子上带着泥土特有的清新的气息,让人沉醉。我突然想起汪曾祺老先生的话:“一碟嫩得掐得出水的荠菜,就是整个春天。”不经意间,春天早已悄悄地写下了伏笔,只是我们还未及细读。

我们在红灯笼的光晕里,看见白昼正在一寸一寸地变长,厨房里煎炒烹炸的香气在飘散,迎年的气息也在同步深浓。

朋友凌云在老家,在她的镜头里,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味道。凌

云大娘家的屋檐下,挂着一串串通红的辣椒,竹竿上晾晒着一排排腊肠,泛着油光,空气中有隐隐的酒肉香气。那是大娘准备寄给儿子的“年味”,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飘浮在空气中的,还有炸丸子香味、卤肉的香味,如小院的炊烟一样,暖暖的,绵绵不息!门楼前,红灯笼高高挂起,窗口,那绽放的红艳艳的“福”和“喜”,庄户人家热腾腾的烟火气里,都在传递着春的讯息!

春在路上,年在路上,游子在路上,前方有热气腾腾的饺子、有枕下的红包、有春晚倒计时的笑语;前方有融冰的溪流、有抽芽的杨柳、有金灿灿的迎春花,有南风带来的第一阵暖意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那“馋”又何止是对美食的渴望?那是我们对一切即将到来的美好事物的殷殷期盼。

我们在馋那一碗粥、一桌饭、一场心心念念的团聚,也在馋那一树花、一片绿、一整个苏醒的春天。

立春的日子,窗台上那盆水仙开出了第一朵花。六片洁白的花瓣托着金黄的副冠,简单到极致,却美得让人屏息。

此刻,菜香,酒暖,红纸已铺开。而我将提起笔,写下第一个字——或许是“春”,或许是“吉”,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“迎”。

原来春天最动人的,不仅是草木复苏、万物更新的景象,更是它赋予每个人“重新开始”的勇气和心境。在这条通往春天的路上,我们带着温暖的期盼前行,心中已有繁花盛开。